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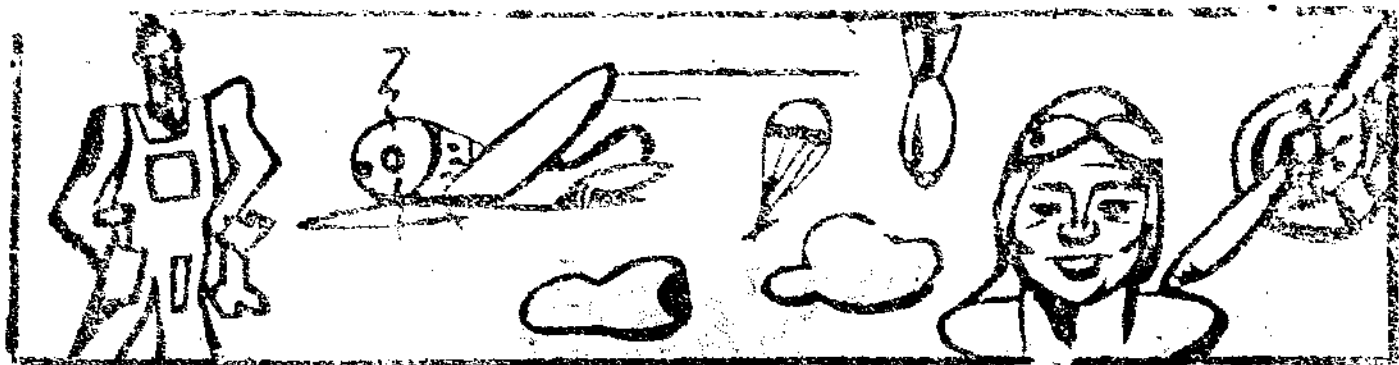
中國的空軍



南京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第一一〇二



目次

第三屆防空節紀念專頁

向天空警視……………簡樸三二七

在榮譽中過防空節……………陶雄三二九

「疲勞轟炸」……………龔儀宣三三〇

防毒常識……………高乘風三三二

復仇(歌曲)……………任鈞·謝每子封底

奇襲了運城(報告)……………宇宙三三四

「鐵馬」訪問記……………洞庭三三六

小故事(詩)……………周忠楷三三七

翼下之夜(蘇聯·V·維西來夫斯卡亞等作)……………薛姓生譯三三九

曉君(小說)……………李家三四二

志願隊在萬丈光芒中結束(美·C·布斯)……………黃啓宇譯三四八

春草綠了的時候(散文)……………白丁三五〇

英國空軍血戰史(英·G·魏伯)……………胡伯樂譯三五三

滑翔新兵剪影(三)……………民威三五六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第十三封)……………歌天三五八

封面……………呂

中國的空軍

第二卷第十一期

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發行者：成都二十四號信箱

社長：簡樸

副社長：諸祖蔭

主編人：陶雄

編輯：鄧淵禹

藝編輯：呂儀宣

總經售：鐵風出版社

成都祠堂街二百號

印刷者：航空委員會印刷所

每月十五出版

零售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徵求自由訂戶

辦法函詢即覆

向天空警視

簡樸

為紀念第二屆防空節而作

又到了第三屆防空節了。

每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這個可珍貴的日子，令人感到欣慕。我是為那些曾經用自己的手打擊過敵人的防空部隊而欣喜的。由於他們的英勇與機智，造成了許多輝煌的勝利戰績。像「三機」的故事已經是家喻戶曉了，世界上有那一個國家能夠一發砲彈打中三架敵機的呢？這祇有在我們這個可愛的國度裏，才能找得出這樣神奇的技能。

這一些神奇的事蹟，給我們的防空節日鑲上了一層瑰麗的光輝。不過，一個真正的戰士，是不僅僅以他的勝利而自傲的，他還必須懂得求進步，懂得警惕，要使自己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勝過敵人壓倒敵人的。因此，在今年我們慶祝第三屆防空節的時候，也就不僅是單純的祝賀，同時還有檢討和衡量的意義了。

站在防空崗位上的每個同志，我知道他們在今天是充滿了過去戰鬥時愉快的回憶；對於未來，在還沒有完全擊潰敵人的今日，自然尚懷着熱烈的勝利的希望，但是希望的實現，仍賴於我們防空部隊的努力，要完全收穫勝利的果實，就該我們先作辛勤的耕耘罷。

近一年來，敵機是不常敢偷襲我們大後方的各大城市了。這是敵人的空軍力量日益削弱，我們的防空力量日益進步的證明。尤其是南方各省的制空權已操在我們的手中了。過去是人襲我，現在是我襲人，不過，這種良好收穫的獲得，不是輕易得來的，知道看現在不知道隱過去的人，便得不到事實的真相。我以為不注意前年我國國防部隊為針對敵機在我後方各大城市的濫施轟炸，而加緊充實自己的力量，增加空防武器，健全監視哨和情報網的組織，以及加意救護消防的訓練，沒有這種種的進步，是不能達到像今日這樣優越地位的，正因為這種不可小視的進步力量，才使過去荒鷺的橫行無忌，不得不轉為現在的消聲斂跡了。

進一步說：這勝利我們還要歸功於地面部隊和空中部隊有了更緊密的配合。過去我們限於空中戰鬥的新銳的缺乏，以致空中抵禦較弱；但現在，我們的空中戰鬥部隊却比從前強大了。這一方面要感謝友邦物資的援助，另一方面就歸功在我軍士氣的奮發。基於此種空中部隊與地面部隊二者力量的配合，所以我們敢於斷言，一九四三年的敵空軍將是總崩潰的時期；他的崩潰一在太平洋方面遭受同盟軍的極大打擊，另一方面就要毀於我國空中戰鬥部隊與地面防空部隊二

南京圖書館藏

者配合的巨大的壓力了。

但在勝利的前夜，我們却應該特別的警覺，我們不能以我們這一點進步而感到滿足。老實說，當世界進步日新月異的時候，以我們這一點成就來說是不夠的。去年我曾經引用過一句話：『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這是一個作事的好原則。敵人過去曾經以一點小勝而被衝暈了頭腦，這種短見小識，是不中用的，歷史將注定他必敗。因此，我們便決不以些小成功而滿足，我們要在獲得大勝利的前夕，更加惕勵起來。

在紀念第三屆防空節的今天，我希望我們的防空部隊在未來的一年中將有比過去更多的成就。我們要使達到：

- 一、要在來年有更多的空防設備；
 - 二、要不讓一架荒鷺竄進我們的領空；
 - 三、要澈底的消滅敵空軍的力量。
- 最後我希望我們不要因敵空軍力量的萎縮而懈怠，我們應該無時無刻，毫不放鬆的，向天空警視着。

光榮的紀錄 (一)

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南京首次空防戰鬥中，擊落敵機六架。

同年十月，砲四十一團一營四連血戰滬上，敵機三次來襲，每次均擊落一架。江陰之役，地上防空部隊擊落敵機四架，傷六架。

同年十一月，我大口徑高射砲在東戰場擊落敵機二架。砲兵四十一團三營十四連的神砲手，一彈擊落三敵機。

在榮譽與言中過防空節

陶 雄

從去年防空節到今天，短短的一年，世界大勢却起了最急劇最重大的變化。

在這一年的裏，遠東戰事不再是中日間的局部問題，而形成了世界全盤戰局中是主要的一環。

在這一年的裏，正義與暴力顯然劃分了鴻溝，二十九個維護正義的國家緊密地團結起來，在中美英蘇四強的領導之下，奮勇向軸心暴徒作殊死搏鬥。

在這一年的裏，中國以時歷五載的持久奮戰博得了廣大的同情，增高了國際地位，使盟友自動放棄了在華享有數十年的各種特殊權益。

在這一年的裏，更使我們欣喜的，我們親見日擊國內軍事活躍，空軍不斷的出擊事實上已經成為盟軍在遠東反攻的急先鋒。

在這一年的裏，更使我們欣喜的，我們親見日擊大後方防空武力的逐漸加強，人民在空中鋼盔的保衛下安居樂業，各種建設事業在空中鋼盔的保衛下突飛猛進。

這一切的總和，帶給我們的是燦爛，輝煌，永不磨滅的榮譽。

今天，我們在榮譽中過防空節。回顧過去，瞻望將來，我們不能不格外戒慎恐懼，奮勉惕勵。

首先，我們要認識，我們的榮譽絕非倖致，而是五六年來全國軍民憑熱血頭顱，盡人力財力，以最重大最恆久的茹苦犧牲換取得來的。

我們要保持這榮譽，我們要發揚這榮譽。我們要讓我們的抗建工作，在這榮譽中，極順利地，極迅速地底於完成。

在空軍言空軍。今天，防空節日，我們慶什之餘，應該深思牢記：

在榮譽中，我們切不可懈怠。

在榮譽中，我們要更加緊我們建設空防的迫切工作

。祇有空防日益鞏固，才能保證前方萬千將士在總反攻中，以神勇的姿態，剋日取得最後勝利。

祇有空防日益鞏固，才能保證後方無數埋首建設的民衆，不受阻撓，不受騷擾，得以專心致志，為戰後的祖國奠立下復興的穩固基礎。

事實昭示我們，空中武力的發展已達一日千里的進度；我們建設空防的努力，也要一日千里，奮起直進。擺在我們眼前的沒有暇豫，只有奮鬥。

過去奮鬥的結果，每個人已經用自己的手承接了一份榮譽；今後，更多更大的榮譽還在等待我們去接取，祇看我們努力勤奮的程度。

明年今天，讓我們看見全國各地——從南國到北塞，從城區到邊圍，一律籠罩起堅不可破的空中鋼盔罷！

（捐獻稿費響應文化勞軍）

疲勞 轟炸

冀儀宣

敵人要在亞洲建立「大東亞新秩序」。這惡毒的「新秩序」曾先遭到中國人的反對。於是，牠發狠要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

甚至快滿兩個三年了，敵人不但沒有把亞洲的「新秩序」建立起來，連牠國內的舊秩序也弄得破壞不堪。這不能不怪這不能滅亡的中國拖住了牠的尾巴。

因此，牠恨透了中國。在昨年夏秋之交的時候，牠揚言：以「疲勞轟炸」來解決「中國事件」。結果中國沒有疲勞，牠自己疲勞了。

這原因，是牠要我們疲勞，牠必須以大批的飛機裝載大量的炸彈，到我們後方各次城市來分佈。製造這些使我們疲勞的飛機同炸彈的資源是從牠本國的人民身上去榨取的。這事實誰都明白。牠這樣做，我們還未感到疲勞，牠本國的民衆就已經給牠們搞得疲憊不堪了。

牠以「轟炸」來使我們「疲勞」這種妙想，開的玩笑，使我們回憶起來覺得好笑。我們能夠疏散的東西都早疏散到鄉下的安全地方去了。不能疏散的祇有這不能搬動的都市。

但這城市牠也並不能一帆風順的來轟炸。要通過空中的警衛部隊，要通過地面上的高射砲部隊。

去年七月二十七日，敵人以一百零八架飛機裝載大量的炸彈來轟炸我們的城市。牠花這樣大的本錢，以不消說牠的目的是在賺取我們的「疲勞」。

結果適得其反，沒有使我們「疲勞」，反使我們興奮。前天我同兩位同事去訪問一個高射砲部隊，同他們談歷年來高射砲隊的戰果。他們除歷數以前的許多戰績以外

也提到「七·二七」。連長指着面前的高射砲說：「這尊砲自從「七·二七」試砲以後就沒有打過飛機了。」

這句話聽來似乎很老實，實際是一句俏皮話。大家都曉得，自從去年「七·二七」過後，敵機就沒有來過。

同樣的，我們的防護團員，他們每天集會操練也看出自己的傢伙久了不用已經生鏽。

敵人用燒夷彈來焚燬我們的城市，我們的消防隊員勇敢的從敵人施放的毒火中奪回了我們的城市。那些被焚燬的，在一年以內，牠們的面目也已經變得更新。

我們的城市仍然像若干年前樣的屹立着。所不同的，我們的城市比以前長高了，街面比以前加寬了，並且平整些了。這並不是敵人對我們起的什麼作用。是我們自己要這樣做。城市是我們的，每個市民都願獻身維護這城市。

敵人威嚇不了我們的城市，更難威嚇到我們的鄉村。城市屹然不動，鄉村牠更難拌動毫厘。

替幾次敵人來轟炸我們的城市，還帶了許多建立「新秩序」的傳單，同爆炸彈燃燒彈一齊撒下來。在牠看來這幾句我們宣傳最好不過的機會。但我們的防護團員看到那些傳單在空中飄揚，還未着地就把牠的價值估定了：「拿來揩屁股很好。」

有一個小學生接到一張傳單送給我，上面併排着三個墨塗的人頭。明明是三位寇囚：希特勒，墨索里尼，近衛文磨。牠們還要自稱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領袖」。

當時併排的寇因近衛文磨，因為不能結束中國事件，不到一年就被刮掉了。可是我們一直到今天還未「疲勞」。

今天真的感到疲勞的倒不是我們的城市，而是日本和日本人踐踏下的城市。東京放警報，香港放警報，北平，上海放警報。據說自從我們盟國的空軍轟炸冀東開灤煤礦公司以後，北平便成天在驚惶失措當中過日子。我們的

空軍轟炸了敵人控制下的連城飛機場回來說，那里空虛得只剩三架飛機擺在機場上了。

這事實告訴我們：今天不是日本結束中國事件，是中國提前結束日本事件。今天真正感到疲勞的不是中國是日本。

（捐獻稿費響應文化勞軍）

光榮的紀錄(二)

二十七年一月，南昌的防空部隊，以幾個戰士的鮮血，毀滅了敵機兩架。

同年十月，我衡陽防空部隊與敵月夜鏖戰，擊落敵機二架，傷敵機四架。我守衛虎門的高射砲隊，先後擊落敵機五架，傷二架。

同年十一月，桂林之役，我高射砲隊集中火力，毀滅敵機二架。

二十八年一月，株州之役，擊落敵機一架。

同年六月至九月，陪都的三個高射砲連，先後擊落敵機八架，傷十餘架。

同年十月，敵「轟炸之王」奧田大佐，火葬蓉城。

防毒常識

高乘風

科學日漸發達，戰爭之利器亦日益進步，毒氣之使用，已成爲現代戰爭中最重要之武器，苟無相當防禦方法，則其損害不勝設想矣。一九一五年第一次歐戰時，德國初用毒氣，使英法軍隊死亡慘重，但不久之後求得防禦方法，其傷害之效力乃行減弱。據歐戰時死亡統計，被毒氣侵害者佔傷者百分之三，因毒氣中毒而致死亡者佔百分之二。足見毒氣之傷害不似吾人想象之嚴重可怖。故吾人苟能防禦得法，沉着應付，則毒氣不足爲其威脅矣。筆者茲對防毒方面之知識，簡略說明於后：

(一) 毒氣之種類

- (1) 窒息性毒氣——又名肺刺激性毒氣，其主要作用，爲妨礙呼吸器，以致窒息而死亡，其主要者爲：氯氣，光氣，雙光氣，等。
 - (2) 催淚性毒氣——其作用爲刺激眼部，使流淚不能視物，主要者爲：氯化苦，苯，苯氯醋，溴醋，等。
 - (3) 噴嚏性毒氣——其作用爲刺激鼻咽部，使連續噴嚏，主要者爲：二氯磷，三氯磷，亞當氏氣，等。
 - (4) 中毒性毒氣——其作用爲使血液及神經中毒，而致死亡，主要者爲：一氧化炭，溴化氫，等。
 - (5) 糜爛性毒氣——使皮膚起泡糜爛，及眼目失明，並妨礙呼吸器官。而發炎症，主要者爲：瘴氣，路易氏氣，等。
- (二) 毒氣之識別——如果我們要知道，空中是否有毒氣，其試驗方法，甚爲簡便：
- (1) 煙試驗法——普通煙草之味，在有毒氣之空氣中，即失其刺激性，常使吸煙者失去吸煙之念。
 - (2) 燈焰試驗法——在含氯氣，光氣，芥氣之空氣中，以一銅絲，置火酒焰中，則火焰變爲綠色。

(三) 毒氣之防禦

- (1) 防毒一般須知
 - 一、毒彈炸裂聲音小破壞力亦小。
 - 二、其附近及下風有特別嗅氣刺激眼鼻。
 - 三、有時與多量煙霧伴發。
 - 四、有時有液體飛散於炸彈之周圍。
 - 五、如遇毒氣可往上風、側方、或高地躲避，暫停呼吸或淺呼吸，不可倉忙亂奔，誤入毒區。
 - 六、速戴防毒面具或口罩，如無口罩，可用手帕浸濕，塞閉口鼻，即入避毒室。
 - 七、在持久性毒氣區內，如未經消毒，禁止入內。
- (2) 簡單防毒口罩——此種防毒口罩，製備經濟，而且簡便，但支持時較短；其製法爲用棉花紗布四十層，二十層浸以百分之十烏維托品，十層浸以硫酸及碳酸鈉液，十層浸以油劑（係用草麻油二十四份，百分之九十五酒精三十份，百分之九十甘油三十四份，氯化鈉二份合成）重疊而成，可在千分之一毒氣中支持半小時至一小時之久。
- (3) 藥箱面具——係利用藥箱濾過毒氣，共分三層，內部爲棉花，中層爲鹼性藥劑，外層爲活性炭，

(3) 試紙試驗法——浸以二甲胺本酸之濾紙，在含有百萬分之一的氯氣或光氣時，則由白色變爲黃色，最後則爲橘色。

(5) 動物試驗法——多用於無刺激性毒氣，如一養化炭等，普通用美卷鳥，白鼠等，置於含極少毒氣中，則可致死。

除糜爛性毒氣外均可防禦，惟此項面具製造不易耳。

(4) 氣自給面具——與樂箱面具相類，惟與外界隔絕，製造必需嚴密，儲養氣於箱內，用時呼吸空氣，不致中毒矣。此種面具價值昂貴，更不普遍。

(5) 防毒衣——為防禦糜爛性毒氣之用，除面具外，更須防毒衣，其製作多為特製棉紗布，油布，橡皮所製成，非充分之經濟力，不能辦到。

(6) 防毒油膏——為防禦糜爛性毒氣之補救辦法，如無防毒衣時，可將防毒油膏塗抹全身，不但經濟而且有效。其最簡單之油膏有二：(一)為百分之四十氯化錫，百分之二十生麻油，百分之二十脂肪，及百分之二十羊毛脂混合而成。(二)為百分之六十脂肪酸錫，及植物油百分之四十混合而成。

(7) 避毒室——即普通嚴密之房屋，加以改裝即可，內設濾毒器，出入口必須嚴密，為良好之集團防毒室。

(四) 中毒之急救——在防禦不得法，致有人中毒時，施行急救者必先備良好之防毒面具，如在糜爛性毒氣區，須着防毒衣，其急救應注意事項如后：

(1) 速將中毒者由毒區移出，愈早送至救護所愈佳。

(2) 一切中毒者如在毒區內，仍應戴防毒面具或口罩。

(3) 輸送中毒者時，必須輕穩，不可震動。

(4) 應注意中毒者之保護與新鮮空氣之流通。

(5) 減輕各部壓迫束縛，如衣服有毒氣嗅，應即脫下。

(6) 如中糜爛性毒氣須注意不使其皮膚損傷，同時救護者應戴手套，以防傳染。

(7) 如中毒者未失知覺，應飲以茶、酒、或咖啡。

(8) 除一氧化炭中毒外不可行人工呼吸，應施氣供給。

，如無此項設備，可盡量供給新鮮空氣。

(9) 中毒者之衣服物品，務須消毒或焚燒掩埋，不可隨意亂棄。

(10) 中毒者應絕對安靜，工作人員亦須鎮靜。

(五) 中毒之治療：

(1) 中窒息性毒氣之治療——輸送時應取臥位，須絕對安靜，注意保暖及供給新鮮空氣，不可行人工呼吸，如面色發紺則行放血術，如面色發白則行養氣供給，如心臟衰弱可注射葡萄糖液，生理食鹽液，氯化鈣液，或強心劑等。

(2) 中催淚性毒氣之治療——此種毒氣無持久性，輕者二三天可癒，重者二三週可癒，其治療普通用硼酸水或硫酸錫洗眼，及滴蛋白銀等藥水即可，用鹼性油膏可減少痛苦。

(3) 中噴嚏性毒氣之治療——其為刺激鼻咽喉粘膜，可用百分之二重碳酸鈉液含漱，及滴薄荷油於熱水內吸之，及用鹼性水洗鼻，咳嗽重時可止咳，但不可用碼啡，如痛時可用奴吾卡因止痛。

(4) 中中毒性毒氣之治療——速移至新鮮空氣流通處，立即供給鹼液，注射強心劑，必要時得行輸血術或生理食鹽水大量注入。

(5) 中糜爛性毒氣之治療——皮膚先用糊狀漂白粉塗擦十分鐘，如無漂白粉可用肥皂代之，然後以清水洗淨，所起之泡應挑破，但不可使其液流至其他處，以免傳染，然後用消毒紗布裹好，眼部用次碳酸鈉洗，每日三四次再用可卡因止痛，患者之衣物應全部更換，不可亂棄，應消毒或焚埋之。

以上五項不過述其大要，在紀念防空節的今天，提出這個題目，促請大家明瞭與注意，以防敵人使用毒氣逞其獸行，如果我們預有準備，防禦得法，毒氣不足畏也。

把握時機 · 創獲戰果

奇襲了運城

宇宙

一、乘機進擊

最近美空軍進擊冀東及香港等地敵區後，敵人的心理上反映出一片驚慌的暗影，不知道將那些「荒鷺」留在前進機場，還是隱藏到後方去？

敵會們由焦急而爭吵，各拿出自己也不敢深信的意見，又各堅持自己的意見。

數度會議僅留下一片叫囂，毫無結果；將「荒鷺」們留在前進機場嗎？若盟機來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閃擊，就只有盡成灰燼；集中躲在後方嗎？可是冀東是敵人在淪陷區後方的後方，但也同樣會被炸。

敵會在一籌莫展的時候，於是對被迫來華作戰的老百姓身上來一套「磨磨」，懲辦了情報人員，懲辦了與航空有關的士卒。

敵人每在戰局上感覺極端苦惱的時候，就向偽組織的狗羣身上找發洩；這次也不能例外，聽說第一流的狗羣受了嚴厲的面斥，二三流狗羣則除了面斥外還有被囚禁的。

自然，敵人哭，正是我們笑的時候；敵人驚慌忙亂，正是我們進擊的機會，戰爭是要緊緊把握時機的。

首先選擇轟炸的目標，是北戰場敵重要空軍基地運城

機場。

二、但見一團濃煙烈火

被指定擔任轟炸的部隊，是會揚威滇緬邊境的那批人馬，休息的日子長久了，大家都有點技癢，鏢日在拉長耳朵打聽消息，希望來一道命令，好顯一顯身手。

擔任掩護的驅逐部隊，是一些近日來往中印間的彪形大漢，眼見着接團的新機子還未在空中射獵一番，心中未免有點那個。

十月二十七日清早，他們——××架轟炸機××架驅逐機自某基地出發，浩浩蕩蕩殺奔運城。

那日的天氣極好，雲中非常清朗。太陽對他們顯露歡迎的笑臉，微風撫摩他們的面孔。人與物，整個的大自然，一切皆大歡喜。

轟炸機平穩地走在中央；驅逐機前後左右穿來穿去地掩護，一會兒鑽在雲中，一會兒又跑在最前面。

進入了敵區，一切還是照常的平穩，他們在耳機上所聽到的也是平穩，向指揮所報道的也是平穩。

敵機像是睡着了，無踪無影，也許敵人全無準備，也許早已隱匿。

運城敵機場，是敵人苦心經營的，面積很大，跑道極好，其他建築物據說也非常完善。

他們一步步迫近目標，漸次目標已呈現在眼前。

可是敵機仍沒有踪影，天空是那樣的藍得可愛，地面是那樣的平靜，只有斷續的幾響歡迎的高射砲聲。

地面停留了敵機三架，大概是來不及起飛了。他們將帶去的炸彈扔下去，驅逐機低飛掃射。

跑道及敵機炸毀了，營房及油彈庫全着火焚燒；但見一團濃煙烈火。

驅逐機因找不到戰鬥的對象，不肯遽爾離去，在敵機場盤旋數匝，像雄貓尋捕老鼠樣，睜大了眼珠子搜索了好一會；可是仍然不見踪影。

他們返航了。據他們所知道的，運城敵機場有地下飛機庫，說不定敵人趁他們返航的時候會來一個突襲。

轟炸機走在前面，驅逐機在後面擺開了陣勢，準備來一架打一架；對敵人是沒有寬恕的。

走在最後的兩架驅逐機等了許久，仍然看不出敵方的動靜，知道確實沒有戰鬥的機會了，聽着自己的發動機奏

着凱旋之歌，趕上自己的一羣，回返基地。

三、凱旋以後

達成任務全部安返基地雖不是奇蹟，但却是最寶貴最完滿的勝利；在本次大戰所有戰役中，空軍的進擊都是以最小的損失換取敵人最大的損失；若是保持自己毫無損失給敵人以最大的破壞，確實是超紀錄的征討。

事後，出征者們開了一次座談會，檢討了技術上的得失，說出了飛行的感想。

他們都不吝當語言，關於自己的別人的，侃侃而談；三小時的辰光一下就溜走了，全像不覺得一樣。

對敵情的窺測，他們有很多的意見。全都是根據經驗、事實、而作的確切的研討。

這些意見經過了一番綜合的整理後，已向上峯建議，於未來的征討時，當有不少的貢獻。

(捐獻稿費響應文化勞軍)

期一下

同盟空軍特輯

中國：夜襲漢口和南鄭截擊敵偵察機的報告

美國：請看美國在遠東是怎樣打擊荒鷲的

英國：中東皇家空軍戰鬥實錄

蘇聯：蘇德空戰之序言

挪威：堅苦卓絕的北歐盟友在和美國併肩作戰

鐵馬訪問記

洞庭

近來聽得不少關於我們空軍方面的消息，大都以興奮的臉色道出興奮之辭。可是耳聞不如目見，我雖知道那些消息是千真萬確，如果親眼見到了，一定可增加更堅定的信念。於是便像「耗子」一樣，無孔不入，一有了機會，就是我最活躍的時候。

「鐵馬」是我們的一個驅逐部隊。在過去，空戰中常見牠的雄姿，將許多荒蕪送進了地府。近年來，是牠們休養和加強訓練的時候，似乎較為沉寂。可是究竟幹了些什麼？一定是許多人最關心的。

那一天，我專誠去看他們，向某某機場進發。一步步接近機場，空氣也跟着緊張起來。

天空浮着藍白色的雲塊，是川西霧季不容易見到的日子，機子在雲中穿梭，翻滾，急轉彎，一架跟着一架，一排跟着一排，真像熱鬧的空戰。農人們佇立在田間，鋤頭棍倚在腋下注視天空，在討論些什麼。

我從他們的面前經過，知道他們正在審別那一架是新型的機子。抗戰教會了他們許多從前不能知道的事，也許是學校教育非三五年不能普遍辦到的。只就這一點就夠偉大了，誰能相信戰爭期中祇有破壞沒有建設？

機子衝過去，槍聲砲聲大作，這是訓練射擊技術。機子是猛獸，也許其難馴性還勝過老虎，要想駕馭牠，必得明瞭牠的一切。所以訓練在空軍部隊裏是經常的工作；一種新的機子到來，每個人都要把牠性能磨得爛熟。

我仰首看看天空，益信農人們的談話不錯，有兩種新型的機子，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心急馬行遲」，現在我感覺心急車行遲；機場實在不遠，可是轉了一個彎又轉一個彎還沒到。

好容易才停下車子，我跳下來，跨進一道門，穿過幾條小徑，再從他們的內馬路走過，便到了鐵馬的營地。

我先會見到某某。空軍人員的性格是非常乾爽的，不會誇張，也不會過分客氣，想什麼就談什麼，不會使人從他的態度上言語上去浪費時間。

我要求他說一點個人的戰績。

「過去報紙上有一些關於我的記載，實在太誇獎了，使我難顏。從此我不想多說話，只希望在事實上有點表現。如果一定要我說點什麼或寫點什麼，那末最好是讓我來說一點航空常識；這是我應盡的義務，民衆也可以得一點實惠。」他說。

我知道不能勉強他說下去，便隨便說一些題外的事。後來他提議去參觀一下機場，恰摸中了我的願望，便一同走向機場。

機子在太陽下裸露了全身，機械士忙着替牠們洗擦。一看到那些銳利的牙齒，就使人想到牠們在空中馳騁的威武。

小故事

周忠楷

一次天皇駕臨機場檢閱空軍
完畢站在閱兵台上講評

三月的訓練雖不算長

但今天的成績確實令人滿意

諸位明天就要出征

爲了大日本的榮譽

希望努力作戰早日凱旋

願明年櫻花開放的時節

我能重在此地

慶祝諸位的勝利——大日本的勝利……

當他的手勢隨着他的話語而停止

司儀員舉起右手

高呼口號「天皇萬歲」

台下也舉起無數隻右手

回應着「天皇萬歲」

獨有一個瘦子既不動也不張嘴

我們在機子的行列中穿行，一一檢視，劉某某也爲我一一解釋。我慶幸大開了眼界，知道了許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我翻開手冊，將所有的機種及數目都記上去，並說明我當時驚異的感想。他慎重地對我說：

自己的工作，沒有驚異，沒有因爲獻送出征者而現出一點零亂，一切都是正常的，在一定的軌道上進行。

我們回到營地，用完了午膳。我覺得情形多少有點異樣，大家都爲了一件甚麼事咕咕咕，我不便去打擾他們，靜待事情的揭曉。

「你們每次出征都是這樣嗎？」我問一個人。

消息被證實了，他們有任務，即將出發。這是多麼好的機會，我可以親送戰士們出征。

「都是這樣，平凡極了，和敵人廝殺一陣，就等於拿着獵槍在山中射獵一回。只有沒見過仗火的老百姓才過分地來誇張。譬如一個皮匠吧，不會在他開始工作前自炫一番自己如何會做鞋子，軍人也是一樣，不會在出征前來一個甚麼誇張的場面，事情見多了就慣了，甚麼都能照着一定的秩序去做。」

我雖極興奮，可是他們的態度却極平常；兩相比較，自覺有一點「鄉下人」的味兒。

「這軍營裏我們也可以知道有組織有訓練的軍隊和老百姓是多麼不同，並且也可以看出他們的鎮靜，他們處事的有條不紊的精神。」

於是重新走上機場，機子的吼聲早已響徹雲霄了。

這次沒有給徐某某殺敵的機會，他和我慢慢走進營房。

他們檢視了機子，跨上去，在草地上爬行，依次靠近跑道。

徐某某留點小鬚鬚，是一個漂亮人物，行動上也帶一點古代武士的味兒，穿上寬大的衣服，頗使人對他有一點崇高之感。

三個一排，在跑道上滑行了陣，立即升空，繞行一圈之後，整理了隊形，向東飛去。

他從美國回來大概是一年的光景，出國前他的戰績我是知道的，在美

地面上的工作人員還是各自照顧



天漸漸昏沉下來，玫瑰色的暮霞帶樣地閃照在地表上，星子也接二連三地在澄清的天壁上閃閃了。綠林中隱藏着飛機的模糊的側影，一個挨着一個，像張開了翅膀的羣鳥。從遠處看——翠綠的樹林，春天的風，五月的寧靜；可是樹林因狂熱的生命活躍着，技師員工作於飛機之旁，炸彈及汽油車不斷地運來，林內有歡愉的談話和笑聲。一些人正吃晚飯，幾分鐘後便要飛上掛滿繁星的天空了。快樂的青年，他們幾分鐘後便將看到死神的眼睛，純樸的快樂的青年——飛行員，現在他們等候戰鬥任務，團長注視着錶。

「那兒怎樣？」

「沒有什麼。」

白晝消逝了，晚迅速地邁進，天空迸出火花。

「那兒怎樣？」

此刻大家開始興奮起來，飛機業經完成準備，人們把炸彈掛到機身下，星天與春夜悄悄地等候着。

「那兒怎樣？」

最末電話響了，有戰鬥任務。

高闊的泥屋里的電話機旁邊站着團長，他匆匆忙忙的記下任務，長棹後的人們在等待舵手。指揮官再三重複主要的地點，飛行員龐琴科取出地圖，指示我們這一點——

蘇聯 · A. V. 維亞來夫斯卡亞

頓巴斯區域內的一點。

「這兒附近我生長並且工作過。」

「你也將飛去麼？」

幸運慣到了我的頭上，這裏任何一座小舍，一株灌木我都熟悉。」

「龐琴科」指揮官嘆。

龐琴科跑去接收了任務。

舵手們快急地翻查地圖，幾乎全體都要去轟炸哈爾科夫飛機場。

角落里團委員和大家談話，喚起飛行員的注意；精詳地偵察道路及敵軍的移動。舵手們結束了計算，遺留下一幢幢的泥房。門外誰唱着「帕雅來夫」的短曲，指揮官微笑的說：「我們的一切短曲都知道——整個的今夜我們的無線電會播出「帕雅來夫」的歌曲底。」

飛機場的遠處原野彷彿一條烏龍，遙遠處透露出探照燈。

馬達怒吼着，漆黑中白色和綠色的火花在游泳，一個手提燈光的人迎面走來。

「用丁字彈亮他一下，」團長說。

昏暗的地面上照耀着光明的信號。

飛機吵鬧地朝我們接近，巧妙的轉了個彎，綠光映了

兩次眼，飛行員請求准允昇空。燈光於大氣中搖晃，飛機向前衝刺，大堆的灰塵，乾草揚起很高，忽然一陣暴風，飛機已騰上天空了。輕輕地轉個身，向目的地飛去。

光明的信號熄滅了，天空裏紅綠與白色的火光熄滅了。

樹林內傳出了馬達的咆哮聲，火光動搖不定，丁字彈燃燒着，每經過幾分鐘就吹起一陣暴風，每經過幾分鐘就有一名飛行員昇上了天空：斯科利亞洛夫，艾富雷莫夫，龐琴科，賴拜階夫……

最末的一架起飛了，寂靜。樹林中充滿了黃鶯的歌喉。

我們空軍的襲擊逐漸加強，前線上的夜格外光輝了。砲兵自兩邊興奮的工作，萬千枝火箭，數百萬顆子彈織成了廣袤數十公里的血網，發生了激烈的搏鬥，柴堆噴出了濃煙——德國人企圖焚燬村莊。

似乎是一條法則，於我方飛機臨頭時，敵人照例沉默，避免自身的暴露，這夜情形亦復如此。當波裡希涅柯夫上尉轟炸縱隊的辰光，他們才開始射擊。

上尉監視道路，仍有一縱隊運動，來不及使炸彈顆顆有效的擲下了，僅僅兩枚命中了敵方車輛。高射砲出動了，火帶在下頭微樹地閃晃，飛機立即上昇，游過了地面火力無法損害的空間。駕駛員瞧見地表上的猛烈轟炸，炸彈擊中了目標，飛機遂朝東飛去。

總駛員龐琴科轟炸德人的飛機場，探照燈的光芒向上搜索，對準它們——機關槍的旺盛火力。射擊手（無線電員）用準確的砲火結束了探照燈，它們死亡了，所有的皆死亡於眩暈中了。

斯科利亞洛夫，艾富雷莫夫和其他各員，奇襲敵人的密集部隊及航空基地。

戰鬥任務完全達成，飛機羣又飛返東方了。

人們在飛機場內等候，短促的五月之夜。技術員的工作是興奮的，戰爭初期他們須做五十分鐘之久，目前祇花費十分鐘。一幅顯明的圖畫告訴我們：今夜飛行員要求更迅速的掛上炸彈，各人皆希望儘可能地快並且第一個獲得供給，以便一夜完成最高次數的飛行。人們用極限的速度努力從事，但是駕駛員仍舊喊叫：「給我掛上，快！快！」每人總珍貴短暫的一秒鐘，惟一的志願，怎樣才能夠充實時間，作較多的飛行。駕駛員於溫暖的春夜裏愉快而緊張地工作着。

樹林的黑線內復躍出了白色的綠色的火花，飛機一架架地映現在空中，值日官拿起電話筒。

「黃色的五架已到了空中。」

「碧色的兩架跟蹤着。」

「天空裏共計十七架。」

「黑色的五架顯露了。」

重新是期待的沉默，團長注視着錶。

「最先的應該回來了，」此刻大氣中又出現一枝火箭。

「有，有！」

上面又是一枝火箭放光，業經聽得馬達的喧嘩了，紅綠的燈光在空氣內燃着。

「同志，給他們探照燈吧！」

飛機場塞滿了刺目的光輝，天漆黑無星，繁星早已溜走了。自墨黑中降下了一團團的白火，我們的身傍重新安歇着飛機的側影。斯科利亞洛夫降落自己的飛機，彷彿

土地是由天賜給做成的。

駕駛員斯克利亞洛夫請求第二次的飛行。

「指揮官盯住錶，黎明即將開始了。」

「假若趕得及於三時年出發，就讓他起飛。」

地而上又是一度緊張他們及時出發了。

當第三次凱旋的辰光，林內聞得巨響，一部機器（指飛機，以下同此。）狂奔於跑道之上，蘇聯英雄斯克利亞洛夫今夜總共飛行了三次。

飛行員斯克利亞洛夫——烏克蘭人，頓巴斯的勞動者，謙遜，愉快的青年，全團的喜愛和驕傲。尤其際此我們的時代，英雄的時代，他的事蹟神話般地傳遍了遐邇。十二歲的大孩子自戰爭的第一日起便獻身於空軍，他的飛機四次在目標的上空被敵人擊中，然而每次都徹底的完成了戰鬥任務，拯救了人員及機器。他參加空戰多次，總是勝利退出，殲滅了大批的敵人與他們的飛機，有效地破壞了橋樑，渡口，航空基地。

團內不僅是驕傲它的斯克利亞洛夫，還有艾富雷莫夫，射擊手（無線電員）卡辟托諾夫，波俚希涅利夫上尉和不少的其餘的。

我們詢問過飛行員的投效空軍前的職業，許多人在工廠礦山集體農場內工作過，也有服務於各種機關及擔任教學任務的，每人的胸前掛着勳章。不著名的平凡的人們捲入了祖國戰爭的複雜環境裏，也變成了英雄。神聖的憎恨之火在他們心中燃燒着，增強了他們的力量，敏銳了他

們的智慧。

剛才我們的頭頂上雷鳴着沉重的飛機——遠航程轟炸機的嗡嗡聲，天空的一切角落里皆有火箭吐光，響聲一分鐘也不停止，我們的視線追隨着飛機，喜悅地自心中衝出：「它們共計多少！」可是戰爭的最初的幾個月內，我們常常驚恐地複述這一問句，若干架飛機在我們的空中？它們的數字頗大，從沒有一個國家的領空上出現過這樣衆多的敵機，如同在我們的國境裏的。它們成羣地來往，然而無懲罰的飛行却未曾有過一次，這點使我們覺得十分欣慰。

精美的像白銀閃光的飛機模型經常地陳列在領導我們至勝利的史泰林同志的桌上，他用極進步的航空技術建立了空軍，訓練了神鷹部隊的良好幹部，我們屢次的空中勝利豈是偶然的麼？

這次大戰期間我們的空軍業已將其優越性再三宣揚給全世界了。無論是淫雨、狂風、酷寒、巨雪、濃霧——沒有什麼足以阻礙領袖的學生們的前進。秋季降臨後，我們的空軍更要獲得較多的飛機，較好的機器。

東方天壁上顯出金黃色，活潑的知更鳥在蔚藍中歌唱，飛機場空虛異常，復變為平靜的翠綠的草地了。掩蔽於樹林內的飛機羣等待黑夜，準備再度西飛，駕駛員安閒地休息了。

（薛牲生譯）



曉君

李家

我在C城北外的一個山上駐營。星期三的上午，勤務兵送給我一封信。

魯巴：

星期六的午後兩點鐘左右，我在青春島對面的第七顆柳樹下等你。假若阿哥在今晚能從××趕回，晚餐吃蔥燒魚不成問題。並且在昨天的書架上又添了五本新書。

曉君上

當了四五年兵，伴着推進機，鼓着翅膀，我們在黃了文綠，綠了又黃的草場上，磨得膚色黧黑，鬍鬚粗壯了；可以說，從吃米湯煮菜根到咀嚼麵包牛油，在廣大的社會裏我沒有任何交際。除了期待戰令，希望趕早點御風斬殺以外，我沒有作過更高遠的想頭。朋輩中有的正在唱愛情的前進曲，有的却已經兒女成行做着年青的爸爸。然而這一些始終對我木然無感。我的生活圈子跟一般超塵的和尙，似乎越來越沒有區別。提起曉君，那末要算我唯一的女友了。

吃蔥燒魚，是我物質欲望的一小部，讀書却是我精神食料的一大部了，曉君算是了解我這一點的。

我住在山上，不單沒有新書，連舊書也極少。但是，旋轉在風雲裏的生活總是挺痛快的，何況我們在工作時

候，除了對工作本身以外，絕不作其他任何想法。所以在一映眼的工夫，禮拜六就到了。

我的思想是有些古舊的，曉君誠然是一個美麗的女郎，畢竟又是知友的妹兒，即使這一點不足以封塞我的腦子，然而她在大學裏有着皇后的寶座，在她四圍的王妃們縱使對她不是很附和，可是那些漂亮的青年侍臣，恐怕早對離身外的男子重加藩籬了。以她十九歲的年紀，我雖大不過她三四歲，然而在二三年的聚處中，我總是擺着她哥哥哥一樣的架子，無論她怎樣頑皮吵鬧，我沒有表示過半點隨便。但是，她這一次的信却明明的約我見面在一顆柳樹的底下，而且這顆柳樹又搖擺在青春島的對面；青春島是什麼樣子我從未去過，據說那里已無形中形成了一般有閒的男女青年優游的綠色夢境。我得到她從未如此給我的一個約會，叫我心裏感到意外的不安。

我重新打開那封信來看，字跡確實是她的，就以往的一切來想，無疑她是一位純潔的女郎，並且她知道我沉默老實，從不鬧玩笑。約我看書便看書，請我吃魚便吃魚，這一回，爲什麼要先到第七顆柳樹下見面呢？

這封信的重心是吃魚和看書呢？還是在第七顆柳樹下「幽會」？假若「幽會」，在一般男子也許像吃一頓便餐，在我却是一個閃擊了。我記得很清楚，在那些地方時常

發生情殺案，即使有時不會嚴重到「殺」，然而情敵們時常利用這一塊地方當愛情的戰場，擺出許多情場上的「陣」，叫對手吃驚總是有。我是她家裏唯一的青年客人。據她說，她的母親最討厭一般同學來到她家；對於我，算是一種例外的寬待了。我想：也許正因此一點很夠引起曉君同學們的嫉妬，會開始向我挑戰的。

我想着想着，十二點鐘已經敲過了，我在山上的小屋裏等待着。是否去應約呢？倘若不去，覺得太顯示了自己的怯懦，去嗎？我又不點不懂他們玩的是什麼「花槍」。情場上的規矩，手法，我完全不知道，雖說「情場」好比「戰場」，而我所學的畢竟是真正使用在戰場上的玩意，這套玩意兒真能搬到第七顆柳樹下去麼？我反覆的想着。手槍我自信是放得相當準的，假若這一次真有一點屈辱加給我時，我絕對採取最凶莽的手段！回頭又一想：我這樣隻身前往，恐怕勝利不能全屬於已，於是我感到有寫遺書的必要，但是一看時間，已經一點又五分了，心情浮亂得利害，遺書是不可隨意亂塗的，因此我就索性不寫了。

窗外有人聲呼喚，勤務進來說：進城的車快開了，這樣，我馬上停止一切設想，決心去試試！我很忙的穿上灰色的短外衣，并把手槍放在最方便拔取的位置，提着一部尚未開鎖的腳踏車便往汽車房跑。趕到時，卡車已經掛齒前行了，我站着喊叫，車子滾了二百多米遠就停了下來，一位同事把車門打開，我便攜車上車，在車尾坐下了。

卡車繼續前行，我的思慮又開始翻騰了，車室內的人也在各想各的心事，除了引擎的爆發聲外，全都保守着緘默。

車在一座大書局的背後停下。最後上車的却最先下車

，我便第一個出了車門。看一看錶，差五分到兩點，到目的地的距離却還有四五里之譜，我是不熟悉街道的，走一段問一段，兩點二十五分才到了青春島。

青春島并不如想像那樣葱鬱美麗，不過一塊自然的土地，藉自然之力插了幾根竹樹而已。停車下來，我一面擦汗，一面察視應該找尋的柳樹。四圍呈現着荒寂，一個人影也沒有。我在左前方發見一排柳樹，看起牠們的軀幹來，年輪的相差是很大的，行列的一端伸入了一堆雜樹林，我便從顯明的一端數到第七顆，果然是一株老柳，走近一看，根旁還有幾根可作坐位的石塊，我便在一個平頭石上坐下。

等待了半小時，看四周依舊沒有一個人影，心裏漸漸急躁起來，不自覺的，摸了摸腰間的手槍。

又過了一些時候，遠遠的有一對青年走來。走在左邊的是一個女子，我於是站起，很鎮靜的開始我的戒備。我想：假使那女子就是曉君，我一定饒過她，其餘的人我立時採取必要的手段！如果同他們對話，我的姿勢應該這樣：左腳踏在車的踏板上，左手握住車頭，右手放在腰間，這樣於我進退上頗利，同時先給他一個顏色，叫他們不要蠢動，他們越來越近了，然而等到快可看清他們的面部時，突然從左邊消失了。細想那女子的動態不十分像曉君，我於是歇下來，在樹下來回踱着。這時我仔細思索：又何必把事情看得如此嚴重呢？我拿生命來作這一份愛情上的賭注，豈不是浪費嗎？我又一時拿不出一個更適合的主意，正在不得已的時候，有五個小姐從那高聳的房舍下面走過來了，我在樹下瞪視着，其中一個衝前跑來，活潑天真的奔跳着，仔細看，是曉君，但是我仍舊頑石似的呆立着。

，轉想事情或許并不如我想像的那樣糟。

「魯先生！」她喊着，把你久等了，真對不起！對不起！」

「沒有，沒有。」我笑着說，但心裏覺得很勉強。

「魯先生：我信上沒寫清楚，昨天我們放了寒假，同學們約在今天行分別式，我知道你今天下午有空，特地請你來幫忙。」她說着，後面女生已走上來，她一一給我介紹。她又從一位女生手裏拿過來一只照像機。

「啊！魯先生！」她將像機交給我，繼續的說：「我們久仰你拍影藝術的天才，而且你又是空中照像的能手，所以特別請你來，我們姊妹行將分別，請你給我們拍幾張紀念像。」她說完，其餘的女同學都向我笑，蘋果似的臉上更顯得美好。

呵！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好的，好的，幾位小姐不嫌技拙，我當遵命獻醜。」我一面張開機匣，心尖上的一束繩索慢慢鬆開。

兩位女生推着我的車在前面引着，我伴着其餘的人跟隨前行。經過幾曲小道，在前面現出一個水潭，岸邊長着葱鬱的樹木，我們就在這裏開始攝影了。

天色漸漸沉下來了，我和她們圍坐在湖邊還沒有走的意思。路燈亮了，我提議回家，於是大家起身分別。我伴着曉君在暮色中走着，冷風吹着我們的熱的面孔，心頭有說不盡的愉快。

★ ★ ★ ★ ★

一年後的秋天，我從華南的一個前進機場退下來，腿部有兩處槍傷還繼續發炎。一個命令叫我到S醫院，我

因此又來到C城。同室的是一位戰功等身的軍官，年紀很輕，彼此以忠誠相待，因此感情逐日增進，一切都合得來，病室內的生活頗不寂寞。

一天下午我散步回來，他在室內聽到我的腳步聲，就從床上坐起來叫我，聲音是那麽興奮。

「老魯！快來快來！」

「有甚麼好事？」我推開門便問。

「我替你代收了一件好東西，你猜猜？」他望着我。他的話我是相信的，但是我不清楚一件好東西從什麼地方飛來？我到C城就醫已經兩個多月了，家庭和親友我全沒有通知，誰知道我在這裏送給我東西呢？

「是出院的通知書嗎？」我坐上床問他。

「不對！」他擺一擺頭，抿住嘴笑。

「那麼是院長送月餅給我們過中秋？」我說着站起來，「對了，對了。今天中秋節！快給我一塊吃！」我向他要月餅，他依舊搖搖頭說不是。

「那麼……那麼……那麼我就猜不中了。」

我說。

他停一停做一個鬼臉說：「你瞧瞧床下是甚麼！」他懶洋洋的指着我的床，於是我從床下捧出一瓶鮮花，我把花瓶放在桌上，擺一擺頭，我簡直摸不清頭腦。

「你把櫃門扭開瞧瞧！」大概我的形狀很尷尬，他故意逗着我說，於是我從櫃內取兩匣盛滿糖食的盒子。

「你把你的枕頭翻開！」於是我又從枕下取出一封信

親愛的朋友，魯巴：

上一個星期我到一位牙科同學家赴宴，從費醫官

談話中知道了你。他說你由前線負傷回來，在醫院裏養傷，你到此一二月，不使任何人知道你的消息，不知道爲了什麼你這樣隱匿起來？大概我算是極幸運的第一個知道你的消息的人了。

今日中秋，家家歡樂，請問你！當繁星滿天，夜月銀輝洒到你床頭的時候，難道你竟無故人之思嗎？送上一束鮮花，

祝你早日康復！

你忠實的朋友曉君

我反覆讀着這信。軍官有點着急了，他說：

「是桃色的禮品麼？」我不答，對他微笑。我已被這奇襲弄得心神不定了。

「佳節到了，恭祝二位早日康復！」看護衝進門來說，接着便是一串響亮的哈哈。

「我的傷還是去年的中秋夜襲台灣海峽的敵艦時負的，算到今天，整整的一年了。你們瞧，腰部還不能直直的伸起！印度緬甸的戰爭打得這麼新鮮……」軍官十分懷衷的說着。

「不要急，先生！很快你就會好起來趕上這戰爭的。」看護安慰着。

「對！好漢！」我附和着。「來，請吃糖！」我將糖盒打開，芬芳而鮮美的糖片呈現在我們的面前，大家愉快的吃着談着。

一月後，我獨自坐在秋陽映照的草場上，傷口完全好了，我計劃着請求出院回隊，然而在我思慮上新添了一樁事了。一個美麗的身影壓在額前，那好像就是曉君。

「你年紀太青，只顧眼前不顧身後的，」曉君母親對着曉君說，「魯先生的人品雖然不錯，但是你得想一想。」

想一想他幹的是甚麼事，他是幹的把生命懸在半空，成天成夜玩命的事呀！」她母親皺起眉尖，眼皮很快的眨着。

「不見得每一個飛行的軍人都死掉。」曉君說，「您說的一層就算對吧，但是現在的戰爭既無一定時間又無前後方的區別，敵人拋炸彈漫無目的，生長在今日的中國人民，那一個不是把生命懸在半空，成天成夜過着危險的日子。」曉君的母親停了很久說不出話。曉君沉思在光明與黑暗的中間，不知道怎麼是好。

「我說給你的，你總是不相信，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爸死得很早，我是怎樣辛苦的把家產保持下來把你們養大，我不願看到我的女兒像她的媽媽，把幸福斷送。倘若你一定要堅持你的意思，那就無異撕碎你自己的幸福。同時你還要落一個不孝之名，叫我老來傷悲……」曉君看到淚眼昏花的母親很傷感，自己心裏也委實難受，可是她爲堅持自己的意志，絕不肯在感情的奴役下低頭，於是她咬一咬嘴唇說：

「媽媽！你的話自然是一番好意，我也并非爲虛榮朦住眼睛，爲一個青年的男子所眩惑，不過，我愛魯先生并非全因魯先生個人使我仰慕……。」

「那愛他幹什麼？」

「老實說，我……我衷心的愛着中國的空軍。」

「你說得好聽！」

「那末，您看我的事實好了。」

「我不許你同那些空軍往來！」

「這恐怕不是母親應該禁止而禁止得了的。」

「你自己害自己！」曉君的母親大聲說，眼皮加快的眨着。視線移到牆上的一幅照片，那是她丈夫的遺照。

「母親，對於利害的看法，恐怕我們很難一致。中國的空軍爲了保衛中國的領空，可說不是爲了個人的私事而獻身，他們拋家別母，把青年的光輝照耀在祖國的太空，他們用血肉紛飛的英勇來爭取整個民族的生存。他們的生括氛圍是苦澀的，沒有一點溫暖，沒有一點愛。而我們大多數的人活在他們的翼護之下得到安樂，難道我們對於這樣辛勤的同胞一點同情也沒有嗎？再則，爲一個衛國的戰士，一個微薄雲霄的空軍去服務，我們可以得到安慰。實際上，我受幾年大學教育能替社會幹點什麼？學農的去作縣長，學工的去作商行經理，所學非所用是現社會的畸形現象。我是一個女子，而且我學的是文學，想一想在我們這國度裏我能作什麼？去給巨商樹少裝點花瓶麼？母親！請您替我想，一個人生的幸福并非完全靠物質供應的美滿，內心上的愉快才是無量的幸福啊……」曉君的母親默地在深深的痛楚中。這些情形我先前全不知道，到後來我和曉君的情愛不斷增進，曉君的母親漸漸對我表示冷淡，我才知道。我的好友，曉君的哥哥，他在一個遙遠的縣裏工作，不常回家，我和曉君的關係進入情侶的階段，不能不通知他，但他的回信很有趣，他寫着：

魯巴：

你可放心，我沒有異議，你們的情愛是你們自己的，我只祝福你們戀愛的成功，不過阿妹的缺點很多，據說人生的缺陷能在愛情的滋養中培補起來，盼望你注意這一點，祝你健康！

曉南書

因爲曉君的母親，和她的戚友把我們的愛情曲折起來，而正當這愛情的紛爭最激烈的時候，我調隊的命令到了

，給曉南寫信，通知他關於我走的事。同時我急急到曉君家。

「伯母！」我喊着曉君的母親，「我奉命在明天早晨乘便機回隊，特地來跟伯母辭行。」

「啊，你要走了！」老太婆的笑臉是我近來很難見到的，今天她是歡欣鼓舞的說着。好像我一走，她便避開了一個災難。

「你怎麼不早告訴我呢？」曉君非常驚惶而歉然的說

「我剛才得到的命令。」

「怎麼傷剛好就要回隊呢？」伯母說。

「我的隊就像我的家，離久不歸，心裏總是想念。」我說了看一曉君，她的表情越來越不高興，彷彿在罵我，於是我鼓一鼓勇氣，在一瞬間我決定了。

「伯母！假使你允許曉君去幫我的忙，那再好沒有了，曉君！你願意幫我的忙嗎？」伯母聽了帶說帶笑的支吾，但曉君并不去理會她。

「等一等！」曉君說。「我去加一件外衣就走。」曉君披着外衣出來，我即向伯母道別。她望着曉君和我的背影，無可如何！

是夜十一點鐘前，已將什物收拾清楚，我和曉君用電爐煮了一點咖啡飲着，精神格外興奮，推開窗子，室外銀光皎潔，我們不約而真的要向外走，於是，從沒有人的街心躍到月野。在一所古廟門前，我們並坐着。

「……究竟你那一天可以回來呢？這連你自己也不能肯定！什麼人也不能說！」她的語氣是哀傷的。

「我只希望戰事早一點結束。」這意思是說我希望早

一點回來，對於她有着安慰的用心，她却反問我：

「希望早一點結束？你不是會說，你最歡喜戰爭繼續的延長嗎？」

「我是說，如果敵人不退出國境，我們的戰爭永不罷休。」

「戰事不停，你就不回來嗎？」

「要是不停，我希望我除了打仗之外，沒有別的用處。」

「個人的私事全不管？」

「我覺得除了奉行國家的命令之外，似乎沒有甚麼私事可言，不過我唯一盼望就是……就是……」

「就是甚麼？」

「就是當你畢業之時也是戰爭勝利之日，也就是我回來和你聚首之時。」我們默默的依偎着。月兒已經墜下山頭，東方有着朦朧的曙光，寺院的曉鐘響了。我的心感到很深的隱痛，在這分離之前，我已經沒有力了。她眼睛已經潤濕，她從她的頸下取出一條十字的項鍊戴在我的項上，她的頭依着我的頸在抽泣，我給她說話，她不答，只是抽咽着。

「曉君！還有二十分鐘我得趕到機場，你慢慢走回去罷，此後，你不能不為我保重你自己！」在路上，她低着頭向我相反的方向走去了。

我和曉君就這樣分別了。當她畢業的時候我還在前線

未歸。她寫信就要到戰地服務，並且到我那一個戰區，因為容易和我見面。後來她母親反對不已，便獨斷的將她許配給戚家的兒子。那是一個很富裕的家庭，她在包圍的環境中電我急歸，我在一時不能請假，爾其先行到某地住在我的朋友處，因此更引起了她惡劣的遭遇，她的親友們議論紛紛，於是她的婆家提議：鞭禁她在一個大的公館裏，一切交際斷絕，一切信件斷絕；並且造了很多假的證據，說我已經戰死，因此她受到的激刺，一天比一天深，等到我告假批准時，她已有半年沒有給我來信了。

我抱着興奮的心情，星夜趕回C城。到達的那一天是一個有霧的早晨，我進入北門時，迎面來了鑼聲旗影，人馬馬，一列一列的滑過我眼簾，接着有一座靈柩抬過了，靈位上寫着黃曉君的名字，我的眼睛一花，那靈柩便過去了，我追看着，我還在疑慮自己視覺上的錯誤。心裏正在意外的痛楚不安，一座馬車來了，車裏坐了一位瘦削的老太婆，仔細一看，就是曉君的母親。

「曉君！曉……」我急急的追上去，不知怎樣一來我闖在一架車上暈過去。是夜十二時我在一家醫院裏醒來，窗外有着清涼的月，一位白衣女靜穆的坐在我床邊。

（捐獻稿費響應文化勞軍）

志願隊在萬丈光芒中結束

美·C·布斯作

美志願隊雖已成了歷史上的名詞，可是輝煌的戰績，將永遠膾炙人口，是光明與黑暗爭鬥時代最重要的一頁。本文所描繪各健兒的身世，及其艱苦奮鬥的情形，非常扼要，雖稍失時間性，本刊亦樂為介紹。

——編者——

在中國與印皮的志願隊七月四日之後將由美國陸軍航空隊接替，六個月來的苦戰，美國人表現出他們的特長。

早在一九四一年的初冬，緬甸的東瓜地方住了一百個美國的驅逐機駕駛員，他們穿中國的制服，他們在陳納德將軍指揮之下，直接受着蔣委員長的指揮，有一次蔣夫人笑蜜蜜的地說：「我的長子——也許沒有長翅膀的安琪兒。」不過他們自己却稱為美國志願大隊，他們把五十四架中國所有的托瑪霍克式沙魚（因為日本人怕沙魚。）現在他們自稱為「飛虎隊」，他們身材大半有六呎高，他們來自美國的三十九州，那些地名讀起來頗有香醇的風味。

駕駛員中許多都是從陸、海軍中退休了的，這次由中央飛機製造廠把他們招僱而來，這個廠是美國所有，位於中國的壘允，造好的飛機就運到中國；中國政府與該廠訂了合同，該廠不但負責供給飛機，並且負責將駕駛員送入中國空軍。其實成千成萬的美國孩子都想來中國，不過在那個時候中國的飛機不夠，而且美國政府也沒有那種計劃。

當他們從美國飛到緬甸時，他們每人手中已經拿到了

訂好的一年的合同。上面保證他們；來回的交通，每月薪水六百到七百五十元，擊落敵機一架獎金五百元。嚴格的說起來，他們是「空中傭兵」！所以他們過太平洋時裝成旅客，賣技者，傳教士，學生，生意人，同藝術家。（事實上他們也是如此）

他們懷着各式各樣的心理來到緬甸。有的人想賺點錢買個繩子送女朋友；有的想賺了錢買輛汽車送家人，有的想賺了錢就好結婚，有的想借此機會出來玩一玩，有的爲了對中國有信念而來，有的喜歡到國外冒險，有的喜歡參加空戰時的熱鬧場面。他們每個人都知道當他們離開和平之地的美國後，將在中國遭遇一場惡戰。正如葉茲（Yeats）爲替英國作戰的飛行員們作的一首詩一樣。他說。

我知道我要碰着我的惡運，
在天空的某處；

我對於同我挑戰的人並不恨，

對於我保護着的人也並不愛……

他們的指揮官陳納德將軍來自美國魯州，他過去是一位陸軍空軍裏的上校。他也參加過歐戰，是一個勇敢的編

駛員及空中戰術專家。他的儀表正如一位志願隊的駕駛員所說：『從他的面部就可以看出他是久經疆場的老將，』在志願隊的孩子們未來之前，陳氏在中國空軍服務已好幾年了一幾年來他仔細觀察日本空軍的戰術，並將他的心得傳授給這批美國孩子，陳氏對他們是很滿意的，陳氏說將來他們回國去每個人都可以當個中國隊長。自從他們來到緬甸之後，他們學習了；合作的技術，精確的飛行，以及用二，三機編隊飛行。陳氏取消了纏鬥的戰法而代以編隊進攻。不可單獨進攻，盡量避免犧牲，是陳氏的座右銘。在訓練時期陳氏把他們編成作戰隊形，雖然飛機，零件，同軍火的補充很困難，然而陳氏鄭重的說，『作戰是最好的訓練』。

可是戰鬥未免開始太早了，在陳氏同他的孩子們還未十分準備好之前，就忙着用那五十四架舊式飛機來應戰，可是成績之優異不但陳氏認為是奇蹟，就是美國也沒有想到這批孩子有那樣的成功。有一個志願隊的孩子說：『我們殺得他們片甲不留』。

從去年十二月七號一直到志願隊的解散，作戰的飛機就是加上美國在華的空軍也不多，零件又那麼缺乏。他們能作戰的飛機從來沒有一次超過五十架。甚至於有一個時候，只有十八架，然而到七月四日為止，『飛虎』除了在空中擊落日機二百七十二架之外，另外還毀滅了在地上的日機二百二十五架。中央飛機製造廠很高興的為他們預備了十三萬六千元的獎金。這些孩子共消滅了日機四百九十

七架。『飛虎』的損失如何呢？四個舊時陸軍駕駛員，八個海軍駕駛員及一個舊時海軍隊的駕駛員作戰陣亡。可是日本人就死了四百九十七個！一架日機換日機三十四架，一個美國人換九十七個日本人！

仰光危急的時候，陳氏把志願隊的根據地搬到麻貴，這時只有十八架飛機同駕駛員而已！聖誕節的早晨，六十六架日本轟炸機在十八架戰鬥機掩護之下，向仰光飛來。在機場上空飛舞着這枝孤軍，每個駕駛員都瞧着他們的儀板，好像瞻仰着上帝的慈容似的。週圍是充滿了鬼魔的氣氛。有個當時在場的人說，『這就好像用幾隻木船去同那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挑戰一般』。可是作戰之後日機損失轟炸機九架，戰鬥機十一架，而志願隊却僅有一架飛機受傷而已！志願隊在砲火連天的緬甸，始終保持着優異的紀錄。有一個『飛虎』說，『我們可以以一對五』。日機在爬高及轉彎上或許比『飛虎』好，可是一個志願隊的長官說，『我們的孩子們倒不在乎這個，他們只知道勇敢在前的去打那些混蛋！我想如果你給他們雞公車，恐怕他們也能飛上天呢！』

表面上看起來日本是不可一世的，然而美國那會畏懼？！志願隊的一百個美國孩子拆穿了日本的紙老虎！『飛虎』們燃起了最後勝利的火炬，他們是這個黑暗時代的一線光明，他們的事蹟是永垂不朽的，而且我們應該對他們表示萬分的感激！

(黃啓宇譯)

春草綠了的時候

白丁

——謹以此斷藕殘絲呈獻給三哥在天之靈——

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我搭了早車到杭州去。因了極度的疲勞，從上車我便一直都在沉睡。車過嘉興，那時我纔振作起勞頓的身心，眺望車箱外的景物。一片熟透了的春光，使我被蘇蘇所麻木了的神經清醒過來。我習慣地取出一支香煙，劃燃火柴吸着，這時我坐在這不停奔馳的車箱裏，也深深地覺到自己身世的飄零了。想到往事不禁低低吟道：

「又是一年春草綠，故土能似往日無？」

於是這可愛的春色，便把我喚轉到回憶的路上。兩年前的我和三哥，從南方浪蹟到黃浦江邊。我記得那也是一個美麗的春日，我們靜然地離別了故鄉，一支車箱便把我們無限的離情帶走了。平時都是沒有出過遠門的孩子，自然我們年輕的心裏會生出無限的悵惘。直到車子把我們帶到去家幾百里以外了，我們的眼眶還滿溢着熱淚。我的腦裏不時浮現出白髮蒼蒼的老父，和天真稚氣的妹妹，他們揮着白色的手巾，眼裏淌出豆大的淚珠。父親大聲的喊道：「我沒有在你們身旁，要好好自己珍重呵！孩子，別忘記隨時給我信呵！」這時我看見父親的淚水已經沾了灰色的鬚髮而滴到胸前了。我和三哥都說不出話來，祇有對着他們同洒一把熱淚。那時三哥在車上迴聲地對我說：「四弟，我不願離開……母親墓前的龍眼花……我要致謝意。」

當時我也沒有回答他，我祇是向他說：

「三哥，你看車窗外，春草綠得多愛人！」是的，那時火車全在春的原野裏狂奔着。

到了上海我放進了F大學的經濟系三年級，同時三哥也考取了航空學校。他入隊的時候，我已經進校了。所以祇是臨別的前夕，我和他匆匆地見了一面，以後我們便沒有相逢了。

現在，雖然是春天，和兩年前的春天沒有兩樣；可是我的心情却兩樣了，已往是傷感而多情地，而現在却是麻木而漠然地，這大概也由於年歲漸漸大了，心地也磨練得堅實點吧。不然，那便是我和三哥的性情太不融洽了，在身材上，我們都是高高的個子，然而，我很奇怪，我們的性情竟會差得那樣遠。他愛沉默，深思，眸子裏永遠閃爍出的是抑鬱之火，深沉地像會刺穿你似的光芒。我呢？我愛喧鬧，浮動……總之，我和他是完全相反，性情上沒有絲毫相像了。這次到杭州還是父親叫我去的，但最主要的還是我想去遊西湖，莫等閑了這明媚的春光。

車到了杭州，我便住在湖濱旅館。的確，我對三哥是多了點自私的，直到下午後我纔用電話通知他我已來了。他當時便叫我不要出去，因為他已經通知他新近的愛人——徐小姐——當天來看我。他因了飛行要明天方能出來。我也順便和他談了幾句，並且對於徐小姐來看我的事略致謝意。

傍晚，茶房說有客來會我，我知道決定是她來了。我便邀請她進了屋來。經過她自我的介紹後，我慢慢地瞧她，的確她是美麗極了，那苗條而剛健的身材，那適中的蘋果形的臉兒，還有那一雙炯炯無窮希望的黑亮眸子。我當時突然想起了她是海倫，但是我立刻覺到這種比喻是太不倫了。她好像察覺到我在偷着她，她輕捷地走到窗前來，拉開簾幕，一縷金色的夕陽吻着清冽的湖水，幾支小舫緩緩地游着。她靜靜回過頭來說：

「四弟到這裏是第一次吧！」

「是的，老早就想來，但總是不空。」我答覆了她，我總想起怎樣款了這般久，她和我還是第一次見面哪！怎樣太不客氣，連茶都沒有斟！我斟好一杯，給她遞過去：

「呵，徐小姐，對不起，來了許久還沒斟茶！吸煙嗎？」我急忙地在衣袋裏取煙盒。

「不用客氣，反正都是自己人。煙捲，先我是抽的，但是，現在不抽了。這是從我認識了你三哥以後才改的。」她很清脆地答道。

我心裏不禁想道：「他能感化她，因為她愛他，所以他的力量就變得偉大了。但是，他却不能說服我，我不像她，我有的是倔強的性格。」

我們靜靜地說了一陣，到了九點她便走了。最後我送她上車時，她說：

「明天早晨，我同你三哥一道來。起早點，我們好陪你去遊湖呀！」第二天早晨，三哥，徐，和我，慢慢地踱到蘇堤。堤柳有時竟會垂到我們的頭上。我笑着問三哥：

「你還捨得母親墓前的龍眼花嗎？」

「怎麼也捨不得呀！那就好像是……」他轉過頭望

着在他左邊的徐，我知道他那句沒有說完的話了。

在湖上玩了半天，午後我們便乘車到一家舞廳裏去。這裏三哥有美麗如花的愛人，熟練的樂師奏出「探戈」的旋律。然而他仍然是那樣的木然寡言。我感到他全是冷酷的，無情的，我祇和他談了一些父親叫我來談的家務，和其他一些需他本人解決的問題後，我便悄然地和他告別回寓所去了。

第三天，我一早便搭車回上海了。我記得當時沒有通知他，是到上海纔寫給他的。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剛剛畢業，就分派到漢口一家商行服務。那時三哥航校已經畢業了，而且在二七年的初夏便已結婚。他那時是住在南京，所以我沒有和他見面便走了。

是年七月，中日戰事爆發。八月裏我的三哥就來信說他已開始在空中服勤務了。並且三嫂（那時我已不叫她徐小姐了）產了一個男孩。我天天閱讀報紙，祇要一見有我機務部的消息，我便會想道：

「這裏面定有我那，陰陽怪氣的三哥，不知道他坐在輪裏還是那樣的陰沉，抑是變得靈活緊張？」

十月中旬我接到一封加急電報，是從南京拍來的。我慌忙的拆開，裏面一串字跳進了我的眼簾。我的眼簾在潮濕了，我的口裏默然唸道：

「……以一戰九，壯烈殉職……」

我再慢慢地埋下頭看着後頁，三嫂說她帶了小英最近要到漢口來。便於攜着這小小的遺孀送還南國，安慰白髮的父親。看完我趕忙揩淨了淚水，到行裏拍了兩個慰電：

「是給南邊的父母，一是給南京的三嫂。」

「冬天到了，江裏航來一艘輪船，那灰色的船帶來一個年青的少婦和一個小小的男孩。」

「我記得很清楚，在她來到我宿舍的時候，我開口便說：『三嫂，以我對不起三哥，我對不起他。』」

「三嫂，我對不起三哥，我對不起他。他是我臨走的時候，我和他作了一場長久的談話。她說：『現在我唯一的責任便是撫大小英——這就是他的復仇人。』」

「我一邊聽一邊聽着那健壯的嬰兒，我聽着那健壯的嬰兒，我聽着那健壯的嬰兒。」

「這有，父親年紀大了，我要好好地安撫他。待到他。」

「我又想到父親在不久後便會蹣跚地走到車站，迎接他唯一的愛媳，和吻着她孫兒的面頰。我想他一定會說道：『小英，不要哭，長大了替爸爸復仇。』」

「四弟，你有甚麼要我帶給爸爸的嗎？」她的聲音把我從迷惘裏喚醒了，我說：『有的，給爸爸的一封信。』我從抽屜裏拿出信來遞給她。」

「三嫂，請你別忘記吧！把母親墓前的兩株龍眼花，明年，給我寄幾枝來。」

「四弟，這是什麼意思，在西湖你和三哥不也說到這花嗎？」

「呵，是的，這一切三哥都沒向你說？母親死了的那年，因為她生前很愛吃龍眼花，於是我和三哥便各人手插一株在她的墓前。到了我和三哥北上的那一年，那時兩株都已經在開花了。所以……」

「四弟，我決定給你寄。」她插斷我的話，大約是想避去我再提說道已往的事吧。

翌日，我送她到車站。天空正落着鵝毛似的雪。她抱了小英，我攬着皮篋。她身上堆了一層白色的冰花。這一切蕭瑟的景象，使她變得近於悲涼。她和她那純潔的冰心一樣。

「三哥，我已往誤解你了。你並不冷酷，無味。你並不比我不納少情。你有高度的酒熱蘊藏在心裏，你有遠大的希望寄寓在眼中。你能有清白的生，偉大的死。」

「雖然，你死了，但這可算什麼？你一個瀉瀉的血，火花一樣熱的，將會在生的黑暗裏，迸發出火燄，來燒旺許多對光明和自由渴望的心。」

「你死了，……這可算什麼，在勇敢者的歌裏你將長存，作為尋求生存與解放的象徵！」

「這許是已死的三哥和他的戰友，留給我們的光明吧。」

（捐獻）

應文化勞軍



英國空軍血戰史

英 G. 魏伯作
胡伯泰譯

(二)「傳單播散者」

當英國轟炸機羣正作着襲擊基爾的最後準備時，另一隊更大的英國飛機早已在「轟炸」德國城市——但所投不是炸彈，而是傳單。

一九三九年九月四日的早晨，德國人民走出家門，看到街道上處處是傳單。他們偷偷地起釐了之後，想到戈林所誇稱的驅逐機與不可逾越的德國空防，再想到英國轟炸機羣都飛來投擲了這樣多的傳單，一定不免十分驚疑。

然而在這驚疑的氛團中，同盟國已經發動另一種新方式的戰爭了。

很多人批評這種傳單襲擊的無用，實因他們沒有明白這些飛機同時也在作大規模的重要偵察工作，不管播散傳單這件事的值得不值得做，人們對於英國飛機的神奇的效率，以及戰鬥員們冒風雪與結冰的危險而飛達目的地的技術與勇氣，是祇有讚美，沒有什麼批評的。

要想打開盲目的德國人的眼睛，其事甚難，在可望達目的以前，須先考慮，解決，並試驗論百種技術上的問題。流行風向須加研究，投擲傳單的方法須予設計，投擲的時間與高度也須計算準確。

有時，傳單的包裹是在目的地四十五哩之外就投擲下去的。時速二百哩的飛機，當其從二萬呎或更大的高度投擲傳單的包裹時，必須修正風速，從每小時幾哩起，至五

十哩止。

這些襲擊在技術上雖成功，其秘密首在航空部氣象專家們的基本工作做得準確。流行風是西風，從大西洋吹過英倫三島，而向德吹去。什麼天氣帶來什麼風，天氣預測專家知之甚審，因此，他可以就英國流行的天氣狀況，推斷出英國飛機在飛過德國上空時會遇到什麼樣的天氣。

德國人或許會嗤笑這種傳單的播散，但同時他們，對於取讀傳單的德國老百姓，如經發覺的話，却又加以重罰。

在開戰的第一夜，長距離的惠特來轟炸機，經加裝播散傳單的特別裝置後，就出發到德國西部與北部的某幾個地區去工作了。德國的地面防禦組織曾發覺他們在高空飛過，於是派遣驅逐機昇空，但結果並不會攔截到一架英國飛機。

第二天早晨，在巨港不來梅(Bremen)周圍的一個巨大區域內，德國男女老幼驚奇地看到英國飛機投下的德文傳單，這些英國飛機如果改投炸彈，也是一樣容易的。傳單上說：

「德國男女人民：

「德國政府蓄意將戰爭加於英國。彼等明知此次戰事將造成之人類災害，必更甚於一九一四年之大戰，但仍決定為之。四月間希特勒提供君等及世界之和平宣言，已證明一如去年九月間彼在史巴查派拉斯德(Spoar's Palace)

房云一吾人在歐洲不再有領土野心之言，毫無價值。」
隨九月間戰事之進展，傳單的話語變更了調子，它們用簡單的句子，叫德國人明白對他們作戰的是什麼樣的一種武力。

九月二十四日，更多的惠特萊重轟炸機，在黑暗裏面冒着惡劣的天氣，飛行了幾百哩路，去散佈包含有下面一句話的消息：

「一晝又一夜，英國空軍顯示了深入德國國境的力量。」

義同生死

這種播散傳單與偵察的飛行，說起來好像是一種容易的，和平的，沒有什麼事故的例常工作。但是實際並非如此，讀者諸君，請聽一聽從他們報告裏面所挑出來的一個故事吧。

在某次遠征中，天氣極冷，溫度降到零下二十度。一架惠特萊機剛投擲了傳單而掉頭飛回，突為一顆高射砲彈所擊中。獨處於機尾槍塔裏面的後座槍手，為彈片所中，手與腿均已受傷。

一位准尉偵察員看到他的同胞已受重傷，但因機身裏面的通道很狹窄關係，如不先將他的保險傘包與救生圈解下，就不能過去幫助。

這偵察員明瞭得飛機中彈受傷，曾經動盪得很厲害。這決非解除生命保障物的保險傘的愉快時刻，但他毫不猶豫，解了下來。

可是他又不能擠過狹小的開口，他的同伴們擠在的地方

去。於是他脫去了他的飛行衣，其時機身裏面的溫度也並不怎樣超過零度。

這樣，他終於設法挨到受了傷的後座槍手的旁邊，這槍手因於失血與高空飛行所產生的疲勞，已經顯出衰弱難支的徵象了。他利用一個急救箱裏的東西，料理並包紮了他的同胞的受傷的手，於是他遇到了是否再包紮受傷更重的腿的問題。他斷定，如果解開受傷者的衣服，恐將使他失去更多的血，因此祇得不去動它。

槍手在衰弱的身體狀況下，更受到寒冷的迫害，寒冷削弱他的體力，並加深他的大量失血的壞影響。

於是偵察員緊緊挨着他，用自己的體溫去減少他的寒冷，並不斷對他說笑話，鼓勵他的勇氣，告訴他飛機飛行極快，一到家就可得到醫治。與溫暖，是的，最緊要的，溫暖。

他留在他的同胞身邊，足有一個多鐘頭，直到他斷定飛機必已飛出德國，然後再擠回前艙裏面，重新担任起領航的職務。他的工作很忙，再也脫身不開，但心裏却懷念着受傷的槍手的情形。

在飛行員卒將飛機帶回原機場上空的時候，偵察員又回到槍手的旁邊，直到飛機降落，幫助着把槍手弄到飛機外面為止。

又一次倖免

另一架阿姆斯特蘭，灰脫恆斯，惠特萊式，瘦長而形如鉛筆的飛機，在英倫的海岸上，已被砲火轟去一半之後，仍飛了百哩路而回到了英國。這架飛機是担任的偵察任務，那時北冰洋的寒流正從長空吹下。

。在飛赴德國的途中，這飛機飛經一個個極冷的寒層，老是跟惡劣天氣搏鬥。

一半爲了尋找較暖的氣層，一半爲了欺騙德國高射砲兵，飛行員把他的飛機帶到了離地面才一千五百呎的高度。當惠特萊機前進的時候，德國人的砲火愈來愈猛烈，爆炸的砲彈愈來愈接近。飛行員換到低空的計策，顯然是弄巧反拙了。

他正將重新上昇的時候，突然遇到令人目盲的閃光，劇烈爆炸將飛機震盪到一邊，好像一片葉子似的。原來德國人的一顆砲彈，竟一直打到飛機的下方才爆發。震動是這樣的劇烈，竟使偵察員暫時變成了目盲。

飛行員立刻把飛機放進陡峭的上昇中，以躲避那顯然已測準射程的德國砲手。二千匹馬力的洛爾洛西馬林(LeRover Merlin)發動機，以每分鐘一千呎的速度，送這巨大的轟炸機向上擡昇，其時德國砲手們則送上更多的砲彈，搜索大空中那個幾乎給他們毀滅了的，但此時正在逃開的目標。

但是惠特萊機的戰鬥員們才逃避了一個兇惡的敵人，又立時落入另一個敵人的掌握。

高度表的指針向前移動，從五千呎到一萬呎，再進到一萬五千呎，嚴寒的鐵爪也愈抓愈緊。它甚至透過戰鬥員們的厚飛行衣，爬上他們的腳，手，與手指，使之麻木。飛行員依舊奮力上昇，想尋到較暖的空氣層。

但是他並不會找到暖層。在一萬九千呎，厚冰塊結在翼子的前緣上，蓋在槍塔上，使飛機變得非常之重，並且失去了平衡，飛行員發覺飛機逐漸失去操縱，不再對操縱桿發生反應。

最後，連儀器也「凍結」了。戰鬥員們發覺惠特萊機從雲中下墮，無法加以控制。在這巨大轟炸機搖擺傾側，向地下墜一萬七千呎的可怖的幾分鐘內，飛行員不停地掙扎，想把它重新控制住。在飛行員覺到他的飛機恢復對於操縱桿的反應時，相距海面已僅有二十呎的距離了。

他將飛機從瘋狂的俯衝中改平出來，但仍覺惠特萊機極其難弄，因而命令航行員到飛機的後尾去準備橡皮袋，以備墜海時之用。(他判斷此時飛機已在海上。)

航行員到達後尾的時候，偶然向外面看了一眼。他大嘆一聲，看見左翼頂面的覆蓋物幾乎全都扯掉了，他急向右邊的翼子看，大約一半的覆蓋物也沒有了。接着又發覺降落襟翼之一向下懸着，對於殘破了的飛機造成祇有失曉得是如何大的一邊阻力。

但要一架惠特萊機降落，並不是很容易的事，它憑藉不足一個完全翼子的翼面的浮力，蹣跚地向英國海岸與安全地前進，戰鬥員們私下詫異，這種大飛機完好時的正常降落速度約為每小時八十里，現在是壞了的，飛行員怎樣把它落到地面呢。

當半破的飛機蹣跚地飛過機場的邊沿時，那些戰鬥員們一定是很緊張的。飛機過機場的邊沿時，那些戰鬥員們一定是很緊張的。飛行員爲保持這大飛機的航線所費的體力，非常巨大，竟使手臂暫時變成麻痺。但是他拚命不放鬆他的操縱系統。

機場上的人員，看到這巨大的惠特萊機傾側地進入降落燈的弧光裏面，看到它重重地碰撞地面，幾幾乎傾覆，隨後又改正自己，終於停了下來，都爲之驚異不止。

在北海上空的最末一段路，惠特萊機蹣跚跛行，距水極近。「求生的本能帶我們渡過危難，」飛行員說。「在我將她從瘋狂的下墜中救出之後，如果再讓她落入海中，我變成什麼東西呢！」

那個飛行員現在佩着紫白色佩帶的「卓異飛行十字章」。

(待續)



滑翔新英雄影 (三)

民威

陸玉珍

生長在廣西柳州的鄉下，有松林，有瀑布，有田園，幾座房子與父母叔叔姊姊哥哥以及弟妹與姪子女構成所謂家。父親經商，叔叔幫同料理家務。

民十七年始與姪子同時入立峯小學。這學校風景如家中一般，好極了，山與水傍依前後。民二十二年入柳州省立初中，旋轉入省立聯中，父親生意不振，叔叔哥哥遠適海外，家中經濟跟不上，遂中止學業。

民國二十八年入民團指揮部柳州區戰時工作隊任隊員，從事鄉村組織工作。二十九年二月調回廣西省黨部任助幹，旋考入滑翔班。

若無專精業務，一個人的終身經驗雖多，不足以言寄托，工作與學習若不合一，亦令減少進步。他經過學生與做事的生活體驗，如此感覺。

陳征、
景生、
出生在浙江諸暨縣十里外的一個

小市鎮上，六歲隨父母到杭州，在西湖邊岳墳附近，父親做廣貨生意，還開一家菜館叫「杏花天」。後來此屋改建「秋瑾」紀念祠。

小學終了即免考又免費的入了市立中學第一部，好運動，為參加環湖賽跑得病，醫生說運動過度了，從此不大運動。

中學結束那年正值抗戰軍興，上海危急，杭州也入戰態，待母帶妹回到諸暨，自己又轉學省立高中。在金華時念家境日非，心不忍要家負擔，又看到鄉百里的話：「學校讀書，不如到戰場上去學習。」所以在二十七年秋考入浙江軍械廠為練習員。廠中意思要他在室內繪機械圖，他自己却一心要聽手能夠真正的會做。一年多下來，有很多進步。二十八年春，到麗水應飛行軍士的考，由蘭谿乘汽車到麗水，未到即覆車受傷，致發熱未能考取，仍回廠工作。二十九年十月，湖南友人約去湘，就辭了職，到

衡陽那友人已走，致一切無下落；幸遇一友人，承邀到他辦的學校就教職。旋與滑翔總會一友人通訊，得到滑翔班招考消息，就到桂林先入×××廠關器股任工作記錄員。三十年三月應滑翔學考試，三月二十四日離桂與十七位桂區同學首途赴蓉。

陳俊傑
生在上海，祖父是日本在滬所開的輪船公司副買辦，父親是在美國人在滬所設油漆公司裏做事，所以常隨祖父在船上生活，旅行香港漢口，隨父親到油漆公司俱樂部去玩，比較的接近「機器」生活。

抗戰後，父因美國人回國，公司倒閉失業，由表伯父函約往內地開辦文具商店；祖父則早已因年老告退在家。自己先是就讀於回教所辦的敦化小學，後入進業中學，愛好童子軍功課，因為有野外，露營，旅行等有興趣生活。高中階段入私立民立中學，抗戰後即一面讀書，一面做抗敵工作

。上海淪陷後，畢業完畢時，即加入上海童子軍到上饒第×戰區司令官部政治部服務。半年後到第×戰區，派到南昌附近的樟樹鎮服務。旋被派赴廬山送乾糧並搶救難童，經一個多月方從敵後山路到達廬山與游擊副司令廬山管理局長等會見，獻上乾糧。茲後一個多月，救回不少難童，回×戰區長官部得獎章一枚。二十九年四月到陪都總團部，任重慶救護工作半

年，旋調總團部工作，並一面在大公職業學校補習，不久便考入滑翔班。父在自流井郭家均經商，母住富順縣新店鄉一小鎮上。四歲去三十里外，母舅家的祠堂小學就讀；四個舅父對他均很愛護。小學畢業後考入富順張氏私立中山中學，因學校辦理不好，改入縣中，二舅在校教書，故進

謝銘儒

步較快。初中二年級時，患吐血病，幸經二舅教養得法身體又康旺。初中讀竟，來蓉考入協進高中部，好作球類活動。旋又考入空軍軍士學校，已經接受了中級飛行訓練了，因故又停飛，自己很痛惜失掉直接飛行的機會，但重又投考入滑翔班，仍舊彌補了這一願望。(待續)

如 語

參加七月十六日轟炸漢口之某飛行員談稱：「日人現正利用地下飛機場，以避免飛機之被炸，同時對付來襲之飛機，完全依賴高射砲，而無戰鬥機迎擊。」

美軍事代表團空軍首席軍官比塞爾將軍月前在重慶對美廣播稱：「……中國有忍耐艱苦的能力，有不折不撓的堅韌性，足為全世界的表率與鼓勵。美國得與中國為盟邦，尤其是莫大的光榮。」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

歌天

第十四封 向得兒(Chantelle) 朋友：

現在我們就來談論「向得兒」的

做法：

你駕着飛機，現在正是在一千尺

上空平飛——比一千尺再高那當然更

不成問題囉。你知道現在的風，是從

你右邊（假設是右邊）吹來的。你可

以開始作了。第一步（做起來當然不

分步了）先加油門，比平飛的油門再

增加一百轉或一百五十轉，第二步推

機頭（就是推駕駛桿），使機頭俯衝至

十五度時，這時的轉數又增添有百十

轉了。飛機的速度也增大了。第三步

壓坡度——壓駕駛桿與蹬舵。可是往

風來的這方向壓呀！坡度壓到十五度

或二十度的時候，就該第四步了。第

四步將駕駛桿往後邊用力地拉，同時

再用右舵，機頭就右上方——超過四

十五度的斜上方——往上爬，等到機

頭轉至九十度時，這時候的坡度是最

大，機頭也可以說最高了，過此以後

就要以同等轉速，並保持機頭仰角轉

進。要說以下的是第五步，第五步就

比較難一點了。因為過此點後，右舵

拉，同時還要往反方向壓。這樣調和的運用，保持機頭，保持坡度，待到轉至一百六七十度時，方向舵也用到反方向的地步了。如此逐漸的改正，到一百八十度時恰恰兩翼。改平後，先推平機頭，再收回油門，恢復到平飛狀，這就是一個「向得兒」的完成。作，一個「向得兒」現在我們是作完了。待真的還要作時，裏邊還有很多值得我先告訴你的：當時你把「向得兒」做到九十度以後，以後是最難維持的，你不要單看機頭是仰着的，坡度在轉進着的，實際上也許飛機掉了高度你還不知道。按一個好的做法，一個「向得兒」做成，應該昇高至五百尺。假如你要做的不好時，三百二百尺也昇不到，甚至做成以後，沒有增加高度的，也是常有的現象。其次，你把一個「向得兒」轉成，你再看看你的機頭對正你所預測的那個目標沒有？過與不及都不能算你做得正確。這個課目算是談到這裏為止吧。再見！

這封信我們來講「向得兒」，「向得兒」這名字是法蘭西譯音，用中文可以勉強翻作「扇形」，但是還不大恰當。因為這「向得兒」一課目，在空中成一種上下斜坡的形狀，同時飛行人們，大家都一致的呼它為「向得兒」，所以咱們還是仍舊貫好。

「向得兒」這一課目，在學習飛行的過程中，對於操縱方面，頗關重要。以前的許多課目，大家是練習手脚一致，但是在這一課目中，則有分開使用的練習。不過，使用的不適當時，這一課目仍然做不到好上，因此這一課目，大有測驗初學飛行者的動作。

做「向得兒」以前的幾個條件：
第一當在一千尺以上的空中，準備開始做此課目。
第二需要察知風向，使機身與風向成九十度的垂直。
第三要在機頭前部，和機尾後上空，各找一個顯明的目標。

本刊爲響應文化勞軍，特舉行文稿義賣，茲將本期義賣文稿各作者介紹於後：

陶 雄：本刊主編人

龔儀宣：省立戲劇學校專科畢業，精研戲劇理論，論文散文著作頗豐，現任本刊編輯。

每 予：大衆航空編輯，專習音樂，兼擅繪事，年來並從事文學創作，爲一多才多藝之作家。

宇 宙：本刊編者，曾主編一綜合性刊物，並任報紙編輯多年，對於文學及社會科學俱多貢獻。

周忠楷：服務空軍多年，擅長速記，公餘之暇研究文學藝術，極具熱忱。

李 家：空軍士校畢業，曾專習藝術數載，現在操縱駕駛杆之餘，仍致力文學創作，爲一最有希望之「空軍作家」。

白 丁：曾在金大物理系肄業現改習工程，年前曾從事文化工作，任報社特約記者

